

神秘暗桩

自上次跟狗鹅子坦言身份，他便着人传口谕，让我休息几日，不必近身伺候。

可这都过了好几个几日，他还没召见我，让我莫名的有些心慌。

以前但凡争执，别说几天，他几个时辰都忍不了，便会主动来找我，现在如此沉得住气，倒让我有些沉不住气，就连坐在湖心亭边儿上看鸭子的时候，都看的心烦意燥的。

这些鸭子本来是秦桀阳地生母春花养的，春花死了之后，就变成了秦桀阳嫡母百里牧云的鸭子，现在，是我的鸭子。

这些鸭子繁育了一代又一代，鸭丁兴旺，家族兴盛，一出来便是浩浩荡荡，快占了大半个池塘，有排面儿得很。

其中有两只鸭子，就是在我手心里破的壳儿，一只叫小云，一只叫小花，都把我当成了妈，我走哪儿跟哪，甩都甩不掉。

但是我没想到，我都换了副身体，它们竟然还能认出我，大老远一看见我就扑棱着翅膀飞奔过来，欢快地嘎嘎叫着，一圈一圈地绕着我打转。

真该让狗鹅子好好瞧瞧，鸭子都肯认我，他却不认我，他还不如鸭！

但是当它们吃完了我手中的点心，毫不留恋地转身跳进水中，还冲着我翘摆摆地晃着肥满的屁股的时候，我一瞬间很想吃烤全鸭、烧花鸭、无为熏鸭、红烧鸭脖，炖鸭羹.....

我一边流着口水，一边又不禁寻思着那个在我脑袋里面来回划拉了好几天的问题。

据凌千荷所说，凌天盟神秘暗桩之所以如此隐蔽，就是因为他身居高位，并且跟狗鹅子足够亲近，只要时机一到，便可一招毙命。

符合这个条件的可不老少，薄妃、凉妃，轻妃，浪妃.....

都有可疑，到底会是谁呢？

正琢磨着，忽然听见身后传来薄妃娇媚的嗓音：「本宫还当是谁，原来是太子妃.....哦不，现在只能称为奉茶宫女了。」

她一边说着一边嘻嘻笑了两声，用扇子掩着半张脸，露出故作娇揉的一双眼，大概以为自己是西施很正点。

作为凭本事开启了第一届宫斗的上届宫斗冠军，本宫觉得你们这届嫔妃不行。

姿色不行，手段不行，气度更是不行，你一个宠妃跟个宫女较劲，你是吃饱了撑的，没事闲的，时间不要钱的吗？

说实话，我这个宫女被你这么没脑子的妃嫔打压，我都觉得十分掉价，有被冒犯到。

也许是我脸上的轻蔑太过明显，她忽然就收了笑脸，瞅了侍女一眼，手指朝我一点：「她见到本宫竟然不行礼，打她，啊不，得有文化点，掌嘴。」

有区别吗？

侍女显然比她更明白宫中形势，低声劝道：「娘娘，她最近颇得圣宠，动不得。」

显然薄妃的没脑子是真的没脑子，柳眉一横，杏眼一瞪，一把推开侍女，撸起袖子就走到近前，高高地扬起手来，手上的戒指骤然反射出太阳的光泽。

我只觉得炫目的光刺进眼中，脑中忽然极快地闪过一个画面，下意识地抬手挡开她袭来的巴掌，又一掌打在她的心口。

她养尊处优惯了，自然是躲避不开，硬生生地受了痛，不禁大叫出声。

我不敢置信的看着自己的手，我啥时候会武功的？我咋不知道？

正懵逼着，太阳穴又突然涌上尖锐的疼痛，恍惚中，似有一人自身后轻轻覆来，手腕便被宽厚的手掌包裹住，带动着我向前，耳边亦有低醇温耐的嗓音轻轻响起：「这样出掌才更效.....」

傅长卿？！

那这是.....盛雪依的记忆？

可她不是死了吗？

鬼差不是说她阳寿已尽，不日投胎？

骗我？

所有事情不过发生在一瞬之间，我还未及思考，只听得一声厉喝骤然传来：「放肆！」

薄妃瞧我一眼，立即泪水涟涟，捂着胸口做出一副西子捧心状：「皇上要为臣妾做主。」

你这.....你.....我.....我不是百口莫辩，而是豁然开朗，你怕不就是那个神秘暗桩哦！

你啥啥条件都符合，进宫都是靠走后门，还故意到我眼前蹦跶。

很好，你成功引起了本少主的注意，本宫就静静看你表演。

狗鹅子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，上来就是一声质问：「你打她了？」

我：.....！

你瞎就罢了，怎么逻辑还死得早！

本宫堂堂皇太后至于跟妃子一般见识？！

哦，不是质问我，是问薄妃。

薄妃被他的气势吓到，瑟缩着不敢说话。

狗鹅子横眉冷目，如霜覆雪：「朕问你是不是打她了？」

「臣妾没有，臣妾冤枉。」薄妃扁了扁嘴，嚤嚤地抽泣出声。

你这整的还挺委屈，就好像谁打你了似的。

哦对，是我打了。

但你这哭得梨花带雨，就好像谁不会哭似的。

没错，我是不会。

但好在狗鹅子虽心不明眼不亮，可他无条件护犊子，虽然我不是他犊子，但无所谓，反正他真犊子他也不护，还时不时打压一番，帝父的通病。

扯远了，说回来，他没听完薄妃辩解，就斩钉截铁地下旨：

「还敢狡辩，回去禁足！」

啧啧，这么凶残。

真是娶了媳妇还只顾着娘。

什么旷世大渣男！

谁嫁谁倒霉！

汰！

薄妃眼睫上还挂着泪，却不得不将哭声憋了回去，行了一礼：
「臣妾告退。」

我看着她离开，越看越觉得她像神秘暗桩，尤其是她嘴里嘟嘟囔囔念叨着「工伤！绝对得算工伤！」，我就更觉得像了。

我正望着她的背影出神，琢磨着怎么试探一番，狗鹅子便握着我的手凑到了嘴边，小心地吹了吹：「疼吗？」

「当然不疼。」我打别人我疼什么疼，恁矫情！

他却轻轻用指腹擦过我的脸颊，温和地不像话：「不疼你怎么哭了？你从来都不哭。」

我下意识摸了摸脸，沾上了满手的泪水。

略略一怔，便反应过来这是盛雪依的眼泪，她对傅长卿当真是情根深种，生死不渝，我记得鬼差说过，她就是因为情系傅长卿，才被毒死的。

可你诈尸能不能分分场合？

你这样我真的很尴尬。

都不知该说什么话。

但我心思一转，突然意识到这是多好的装可怜的机会，于是当机立断道：「疼！可疼可疼了！」

说着我还想再挤出两滴眼泪，但是失败了。

好吧，我承认完美如我也有不会的事情，比如哭、装哭、各种哭。

果然狗鹅子也看出来了，毫不留情地戳穿我：「戏太过就不像了。」

那我下次注意。

不过没关系，我至少还有脸皮厚这个优点。

于是我眨巴眨巴眼，可怜兮兮地瞅着他：「你不理睬我，他们就都踩我、欺负我、蹂躏我、践踏我，可凶可凶了，可坏可坏了，可不是人不是人了。」

狗鹅子静默地凝视我半晌，终是极为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转身走了。

走、走了？

这就走了？

我戏白演了？

那可不行！

我连忙叫他：「狗子，啊不，儿子.....」

他突的脚步一顿，转过头来，眸色冷厉，语意威迫：「你再如此唤朕试试？你信不信就凭这两个字，朕就能判你抄家灭族的大罪？」

灭族可以，灭我不行。

我苦口婆心地教育他：「你母后我死而复生，你也不问问我身体咋样、饮食如何、是否习惯，老一言不合就要打要杀、灭族抄家的，是不是有点儿.....」

他倏地瞪向我，目光凌厉如刀。

我语气瞬间弱了下去：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儿没礼貌啊？」

他阴晴难测地望着我，突然重重冷哼一声，拂袖而去。

又生气了。

士别三日，当脾气见长啊！

我心里不禁有些郁闷，小时不教好，大了管不了，吾儿叛逆伤透吾心。

正暗暗叹气，就听狗鹅子扬声冷叱道：「还不跟上！」

我心中一喜，急忙跑了过去，看着他的脸色缓和了许多，深觉我应该多多关心他，于是便殷切地问道：「你老是发脾气，不会肝火旺盛吗？」

他眉头突地拧紧，恼怒地偏过头来看我，气得不知该说什么好的样子，嘴唇翕动几下，重重吸了一口气，却又十分克制的轻轻落下：「朕因何发脾气，你心里就没点数吗？」

其实我隐隐约约有点知道，但是我并不想面对这个事实，不过他要这么直白，我也就不得不面对现实。

「是，我认你当爹，确实不只是为你的面子考虑，也跟我想当公主有那么一点点关系。」我极为坦诚地望着他：「但是我也不贪心，我说我要当最尊贵的华贵公主了吗？我没有。」

因为华贵公主是要和亲的！

「我就只想当一个平平无奇的华阳公主，这很难吗？」

我堂堂皇太后，皇帝之母，现在来给你当女鹅，我难道就不委屈吗？

朝堂的大臣我都得重新拉拢，后宫的人脉我都得从新培养，凌天盟的势力都得尽心平衡，我难道就不心塞吗？

我处处看你脸色，事事为你考虑，你有关心过我吗？

你没有，你就只在意你自己！

连个公主的名分都不肯给我！

让你认你妈当女鹅都不乐意！

你个不孝子！

吃我一棒子！

大概是我腹诽他的表情太明显，他额头的筋突地跳了跳，紧紧地抿着唇看我，静默须臾，声色笃然地开口：「当公主，你想都不要想。」

我跟他好言好语地商量：「那郡主，郡主行吗？」

他明显气得一梗，咬了咬牙，突然加快脚步将我甩在身后。

「不是，那县主，县主成吗？」

「要不城主，城主也行，不能再降了！再降就没了！」

「你怎么又生气了？！」

「不生气行不行？」

「说句话鹅子。」

「.....给朕安静。」

那好吧，你是皇上你说了算。

总算摆平了狗鹅子，我的午饭都吃得格外香甜，当然如果启祥宫的宫女不来找我，就更香甜了。

我一看着宫女那气喘吁吁的样子，我的第六感就隐隐作痛。

我其实很想问问，不扯上我，你们过不了日子是吗？

这才安详两天，不是，清闲两天，我就不能歇会儿吗？

这一天天的，

狗子找狗子找，狗子找完暗桩找。

暗桩找暗桩找，暗桩找完薄妃找。

薄妃找薄妃找，薄妃找宫女找，宫女找来说花儿不见了。

什么？花儿不见了？

我这一听，饭都顾不得吃了，赶紧吩咐人去找，最后终于在湖心亭寻到了他。

我一把拉住他的胳膊，急道：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」

我好不容易藏着掖着给你养好了伤，这要被狗鹅子看见，从头再来事小，小命不保是真。

他一见我便明灿灿地笑了起来，唇边的两个小小梨涡煞是可爱，见我被日光刺地眯眼，又一越身挡在了我的身前，伸手回握住我的手，轻轻咬了咬唇，小声道：「醒来不见你，心里很慌，我怕……」

我心中一热，唇边便含了温软笑意：「怕什么，我又不会消失。」

「但是见不到你就会怕，很怕很怕，」他语色认真地瞧我，拉着我的手覆在他的心口：「怕的心都缩紧了。」

我忍不住笑，轻柔柔地拍了拍他：「摸摸就不怕了，乖哦~」

到了晚间，我又将凌千荷找来，吩咐她安排一次刺杀。

这次刺杀，表面是冲着皇上，暗地里是冲着我，真正目标却是薄妃。

当然我并不是想杀她，我只想试探她。

如果她是神秘暗桩，当少主遇到刺杀的时候，她再为了隐蔽身份，也不会袖手旁观。

至于为何要将跟狗鹅子扯进来，主要是因为皇宫大内里的刺杀，不针对皇上，却针对一个小小奉茶的女官，怎么看怎么奇怪，基本上就跟自爆没啥区别，所以只能辛苦狗鹅子了。

不过也没关系，反正他也被刺杀习惯了。

然而纵然我计划的十分完美，剧情它却有自己的想法

刺杀发生的时候，我、狗鹅子和薄妃正在御花园，天知道把我仨凑一块儿是真的难，毕竟薄妃失宠了。

狗鹅子似乎突然就意识到了她浅薄的本性，突然就不喜欢她了。

我这掐指一想，好像薄妃的宠幸期比凉妃、轻妃和浪妃短不少，真是命不好。

我还没感叹完，追影和逐月倏地了现身，一左一右地围到了狗鹅子身边。

狗鹅子目色一凛，下意识手便伸向了他身后的我。

那我能让你抓住吗？我能让你把我保护起来吗？

我想，但我不能。

我必须立刻拽着薄妃跟狗鹅子拉开距离，毕竟刺客肯定进不了追影逐月的保护圈，我得给他们创造刺杀我的机会。

才跟狗鹅子离得远了些，就有十几个黑衣人从天而降，我赶紧将薄妃抓紧，今儿我俩是主角，可不能冲散了。

但是我没有想到，说好的假刺杀，却变成了真动手，一帮子黑衣人追着我砍，丝毫不手软。

我都惊呆了！

咋还真要杀我？

我不是你们最疼爱的少主了吗！

而薄妃见他们是冲着我来的，一下就挣开了我的手跑了，嘴里念叨着「系统，我的任务只是促成太狗 cp，死了可不关我事！」

而我压根没咋听清，只惊讶于她跑得还挺快。

行吧，我也得赶紧跑，免得被乱刀砍死。

但我肯定是跑不过刺客的，毕竟人都能当杀手了，还是解锁了刺杀皇上任务的专业杀手，那体力怎么也得超凡脱点俗才行。

所以我跑主要也不是为了逃脱，而是为了拖延时间，最好能拖到大内侍卫过来救我。

为啥不指望追影和逐月，因为他俩的任务是保护皇帝，不是保护皇帝他妈。

所以狗鹅子搁那喊了半天让他俩来救我，没一个听他的，不止不听他的，还拦着不让他过来，贼尽责。

至于他俩怕不怕狗鹅子事后治罪？

那肯定是一点没在怕的，人俩在江湖上是响当当的人物，护卫狗鹅子是为了还百里牧云人情，压根儿不必听从帝令。

若狗鹅子强行降罪，他俩那武功一跑就完事儿了，百里牧云说过，危及生命的跑路那能叫跑路吗，那叫珍惜生命人人有责，所以不算违约赔钱。

没错，她也是个财迷，比我还抠门。

当然这些信息跟我能不能保住小命没啥关系，只是我这脑子比较任性，越危急的时刻，越会兴奋地想些用不着的，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还是比较想换个脑子的。

等下，我现在已经换了脑子了，连身子都换了，那估计不是脑子的问题，是习惯不好，得改。

我一边跟脑子里东拉西扯，一边在御花园里东藏西躲，还时不时地顺手扒拉几块石头往后丢，却在拐角的时候，眼前突地寒光一闪，便有森冷的剑快若闪电般迎面刺来。

我下意识地把手里的石块往心口一挡，捅别处可以，捅要害不行。

谁知刺客还挺坏，直接避开要害，径自向我脖颈袭来，我压根来不及躲闪，只觉寒风扫过，几乎在一瞬间凝滞住了我的血脉，动弹不得。

就在生死攸关的时刻，一个雅逸的白影迅疾而落，正正好挡在了我的面前，下一刻，锋利的长剑自他身后透背而入，霎时在前襟炸开大片血色。

而他只隐忍地闷哼一声，在寒剑贯穿的瞬间，竟还快速地抬手握住了剑尖，以防刺到我。

花儿？！

我怔怔地望着他，他乌黑如墨的发丝被风扬起，徐徐飘拂，映着烈日暖阳的金润光泽，可脸却苍白如纸，毫无血色，只极力对我露出一个温煦的笑：「姐姐别怕，我.....会保护你。」

在这一瞬间，我犹如被一道巨雷狠狠劈在头顶，心中的惊动乍然而起，脑子发懵，眼前发黑，只有他胸前大朵大朵的血如利

刃刺进眸中。

我一向的原则就是钱财诚可贵，权势价更高，若为性命故，我还得考虑一下。

但那指的是我的性命，若是为他人之命，不存在不可能想都别想！

可他竟会.....

他怎么会.....

他为什么会.....

为了我.....为了我这种天性凉薄，冷血自私、阴险狡诈，还心狠手辣的卑鄙小人，豁出性命去？

我有这么好吗？

我自己都没想到。

刺客也愣了片霎，目光一狠，唰地将剑抽了回去，欲要再向我刺来，花儿却一转身将我护在身后，面色凛厉地与刺客对峙，对方竟一时被震慑住，不敢妄动。

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傅长卿也及时赶到，刺客犹豫一瞬，突地吹响了哨声，号令其它黑衣人撤退。

伤了我的人还想走？

我劈手夺过傅长卿手里的长剑，足尖疾速一点，纵身追上那刺客，用尽全力一剑刺去，他本专注招回其它黑衣人，并未设防，猛地被我穿透后心，大是惊诧，缓缓回过头来，便见鲜血自心口急涌而出。

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毫不留情地抽出长剑，立刻欲要再刺一剑，毕竟补刀一向是我的好习惯。

却被他赶来的同伴一刀挡开，那人跟着就朝我砍来，只听铮的一声脆响，傅长卿运着内力的一颗石子破风袭来，狠狠震开了刺客的刀，便见那刀身被震得嗡嗡作响，刺客竟掌握不住，手腕一抖，哐当就落了地。

傅长卿威慑凛冽地望着他们，厉喝道：「滚！」

刺客们不敢久留，立刻搀着重伤的黑衣人撤退，我才要叫侍卫趁胜追击，就见花儿身形踉跄了一下，突地倒了下去。

我扶着他跪在地上，按住他的伤口让血流得慢些，但鲜血仍汨汨而涌，滚烫的温度几乎将我的掌心灼穿。

傅长卿一步跨上前来，几下便点住他的心脉大穴，又关切地打量我一番：「你有没有事？」

我摇了摇头，速速吩咐道：「传太医！快传太医！」

他应声而去，而我的手已经抖得不成样子，我做事无论结果好坏成败，从不后悔，但在这一刻，我却蓦然有一些后悔.....

「别慌，你做得很好。」花儿看透我镇定面容下的仓惶，虚弱地笑了笑，轻轻说道：「再将我的伤口压紧些，等太医.....太医.....」

他话没说完，突然面色一变，横臂一揽便将我勾进怀里，搂紧我旋身一转，才堪堪躲过了我身后宫女刺来的匕首。

我俩不稳地扑落在地，滚撞了好几圈才算停住，他从头至尾都牢牢护住我，生怕我伤到分毫。

宫女一击不成，又面色凶狠地扑了过来，却才行了两步，便被逐月一脚踹在腰眼，狠狠撞在山石上昏了过去。

我还懵着，就被狗鹅子一把拽了起来，他一边扫视我周身上下，一边面色如焚地问：「伤到没有？」

「没。」我茫茫然答了一句，便想去看花儿。

他却紧紧攥住我的手臂不许我走：「你身上血哪儿来的？伤哪了？嗯？说话！」

「没伤。」我心思全在花儿身上，连连不耐地推他。

他一下就急了：「到底伤哪了给朕看看！」

与此同时，追影将花儿扶了起来，花儿脸色愈加苍白，眉头拧得死紧，终是抑制不住，「哇」地呕出一大口血来。

我心里猛地拧紧，像是猝然烧起了一团烈火，直朝脑门蹿去，可手下却怎么也挣不开狗鹅子的铁掌，焦灼之下，抬手便一掌

朝他挥去。

他猝不及防被我打中，闷哼一声，捂着心口后退几步，关切的表情还凝滞在脸上，眼中却已浮现了受伤与震惊，完全不敢相信我竟会对他动手。

我也不敢相信，但是我也顾不上他，只迫切地向花儿跑过去，一边压紧他血流如注的伤口，一边厉声喊道：「太医！太医呢！」

花儿轻拍了拍我冰冷的手，目中暖意极盛：「别担心，我.....我没事的。」

我胸口沉得发闷，一颗心却扑棱棱跳着，像被束着翅膀飞不起来的鸽子：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！」

他静宁地望着我片瞬，似是陷入了某个回忆，眸中便漫漫染上几分怫然痛色：「之前.....姐姐去了的时候，我就在想.....若我能替你受难，该有多好。」

他勉力将我耳边散落的发丝拢在脑后，目光眷恋缱绻地凝视着我，慢慢微笑出来：「如今.....至少也算得偿所愿.....死也无憾了。」

「什么死不死的，不要胡说！」我手抖得厉害，能感觉到他的血不断地涌出来，生机也在一分一分流逝，我却无能为力，只能将他的伤口压紧一些，再紧一些。

他微微蹙了眉，吃力地抬起手，将我落下的一滴泪接在掌心，轻轻合拢，语气温柔至极：「别哭.....你一哭，我的心比伤口还疼。」

「我不哭，你别疼。」我心里空得发酸，声音也不自觉地颤抖：「也别离开我。」

他双目已经半合，虚弱地不成样子，胸口起伏低微，似乎下一瞬便没了气息。

我一下慌了，急急攥住他的掌心：「你不能死，你说过要娶我的，你得说话算话！」

他睫毛骤然颤了颤，勉力睁开眼，眸中的光亮如寒夜粲然的星子，玉竹般的指节缓缓回握住我的手，低低应声：「说话.....算话。」

花儿的伤只偏离了心口半寸，危急万分，虽止住了血，却依旧要看能不能熬过今晚，太医的语气很委婉，但看他满面忧虑的愁容，我便知道这一晚便是生死攸关的一晚。

送了太医回来，我就坐在了床边的脚踏上，头轻轻倚在花儿的手边，看着他明秀的脸，心里像吞了无数透涩的青梅，酸胀得发痛。

正望着他出神，忽然听见小石子砸在了窗上的声音，打开一看，便见不远处一个黑影闪过。

是傅长卿。

我立即跟了上去，直追到了一个隐蔽的角落，他才停了下来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，切声问道：「你如何了？」

「还好。」如此被他攥着手，我心里十分不自在，但还是努力地压住这种不自在，努力地扮演着盛雪依，关心道：「下午场面太乱，没来得及问你有没有受伤。」

「我不碍事。」他目光闪了闪，踌躇半晌，才犹豫着问道：「你和他，何时变得如此亲密了？」

呃.....这事儿我真没办法解释，只好信口胡诌：「前几日，我曾在陛下面前为他求过情，他感念于心，今日见我危急，才投桃报李，救我性命。」

可千万别问我求过什么情，我还得编。

我倒不是编不出来，我就是编完会忘，非得写在纸上时常复习才行，但鉴于我撒的谎已经有一摞纸了，温故而知新的内容还是能少点就少点，太多了不好记，学渣真的遭不住。

他静默了，算是接受了这个解释。

但是他不说话，我也不知道该说啥，毕竟我只有一扣不点儿盛雪依的记忆，还没啥意义，只能少说话少露馅儿，不说话不露馅儿。

但这馅儿是没露，尴尬却如影随形，像浓重的雾一样，挥开一层就又漫上来一层，很烦。

我终是忍不住开口，他也正想说话，两人同时说了一个「你」，便又同时停住了话头。

又尴尬了.....

说真的，再这么寂静我能当场去世，于是我立刻说道：「你先说。」

他欲言又止地看着我半晌，终是道：「夜晚风凉，记得多加些衣裳。」

知道风凉还引我出来，引我出来还不说话，你这人真是.....

罢了罢了，毕竟是你心上人，得有心上人的自觉，于是我虽然很想飞速离开，但还是佯装不舍地嘱咐道：「傅哥哥也早些回去，照顾好自己，免得雪儿担心。」

啧啧.....记忆里盛雪依这么叫他俱是温柔娇憨，怎么我一说出来就这么恶心难安，莫非这就是真白莲和装白莲的差距？

果然脚踏两条船这种事情不适合我，我适合踏十一条！

他却眼睛一亮，面色一喜：「我就知道你是挂念我的。」

我连连点头，是是是我就是这个意思，快放我走吧，腻歪死了！

他深情柔许地凝望我：「回吧，我看着你走。」

我谢谢您嘞！

我转身离开，尽力放慢走得飞快的脚步，几步一回头，装作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，真难。

回去不久，凌千荷便悄无声息地来了，我支开其它宫人，引她入了侧殿。

缓缓落座，我伸手倒了一杯清茶，浅浅轻酌，淡淡开口：「今天的事，你是不是，该给我一个解释？」

她立刻跪了下来：「少主息怒，此事实属意外……」

「意外？」我扬眸瞥向她：「你的意外，可差点要了本少主的命。」

她面色一惊：「属下罪该万死！刺杀的人里混进了卧底，盟里……」

她的话被我轻缓的一声笑打断，住了口，只惶惶不安地看着我。

我轻轻扬唇，目色平和地瞧她一眼，缓缓朝她勾了勾指尖。

她依从地附耳过来，我目色一厉，猛地伸臂圈住了她的脖子，将她的头死死地压制在我的膝上，语色冷冽如冰：「既然意外那么多，想必我现在拧断你的脖子，也可以称作失手。」

她万万没想到我会如此杀伐决断，一动都不敢动，只连声求饶：「少主饶命，属下所言句句属实……」

我心里裹挟的火已经开始熊熊燃烧，呈毁天灭地之势，直接收紧了手臂，一点一点扼住她的呼吸，寒声道：「可本少主对你完成任务不满意，如今亲手处决，想必几位长老知道了，也不会多说什么。」

空气渐渐抽离，她的脸也越憋越红，头上青筋暴起，终是遭受不住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嘶哑道：「我说.....说.....」

我漠然地看着，并没有立刻放手，而是让她真切地感受到死亡气息之后，才慢慢松开了她。

她长长地深吸一口气，好半天才缓过来，连滚带爬地退远了些，惊骇地瞧着我。

我轻饮了一口茶，又淡定地为她斟了一杯，缓缓递了过去。

她虽依旧避讳我，却也惧怕我，接过便一饮而尽，刚要说话，我就抢先开口：「是不是觉得心跳加快、血气翻涌？因为茶里有毒，要想拿到解药，你最好不要说谎。」

她大惊失色，手一松杯子便摔在地上：「你明明也喝了.....」

「我下的毒我当然得先吃解药，你是不是傻？」我嗤讽一笑，又指了指地上的杯子碎片：「五两，等会记得赔。」

「这么贵？」

「宫里的东西，你以为呢？」

她一噎，说不出话来，半晌，才娓娓说出。

一直以来，凌天盟的内部都分了两派，一派支持我这个少主，另一派则是支持傅堂主。

支持傅堂主的人很多很多，五大堂主中有两堂，四大阁主里有三阁，以及无数个从从众众。

当然支持我的也不少，整个凌天盟算下来，四大长老里的三位都站在我这边。

当然另外一个也并不是不支持我，而是运气不好，最近突然死了，他有好几个儿子，还没定好由谁继承长老之位。

而支持傅堂主的人里，最中坚的势力就是赵阁主。

别看他水平不咋样，在四大阁里排最末，但人家有个赵钱孙傅四大长老里排第一的爹，这两父子一人支持一派，相当鸡贼。

所以今天的刺杀，就是由赵阁主策划的，不过他失败了，还被我一捅了一剑，听凌千荷说情况不大乐观。

这我就放心了！

至于凌千荷隐瞒我这件事，也并非是她站傅堂主，而是几位长老的下了缄口令，因为他们不想我和傅堂主之间为此事产生嫌隙。

在凌天盟里，虽然我附身的盛雪依才是血统纯正的少主，但她自幼在远离京都的宁山县长大，权利被架空，所以一直以来，凌天盟的真正掌权人都是傅堂主。

为了让盛雪依顺利收拢回权，代表疆夷王室利益的长老们想出了一个主意，让她嫁给傅堂主，这样生下的孩子，天生就是疆夷王室的血脉，既有资格继承盟主之位，又不会受到傅堂主的阻拦，可顺利继承盟主之位。

我觉得这个主意真好，好就好在实在没脸没皮！

我本以为傅长卿和盛雪依只是两情相悦，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有婚约。

但我更没想到的是，凌千荷觑了觑我的神色，小心翼翼道：

「虽然赵阁主是傅堂主的生死之交，但此次刺杀也并非全是为了傅堂主，听说他的妹妹对傅堂主很是心仪，若是少主不在了，便可名正言顺地.....」

这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，于是我本来淡定从容地拿过茶杯的手，淡定从容地僵在了半路，又淡定从容地将茶杯放了回去。

秦阿祥，生气归生气，砍人可以，摔茶杯不行，都是钱。

这事儿吧，就又涉及到了我的知识盲区！

还是个三角恋的知识盲区！

啊不对，算上花儿，四角恋！

我可真是出息了！

真是没想到这傅长卿看起来秉正肃凛，一脸忠犬，外头风流债倒不少。

我早就知道我没实权，但我没想到我连人权都没有，怎么也是婚姻大事，我做不了主便罢了，通知一声很难吗？

如此突然的，我普普通通的四角恋，就变成了铁骨铮铮的四角恋！

还有没有天理了！

让不让人活了！

我深吸一口气，不生气不生气，重活一次不容易，我若气死谁如意。

赵阁主如意。

我不能让他如意。

脑子里有个念头一闪而过，我思忖着问道：「今日的刺客里，可有赵阁主？」

「刺伤解公子的就是。」

是他.....我脑中立即就浮现了下午那双凶悍的眼睛，仔细回忆当时的情景，思路便渐渐清晰起来。

但我还有个问题。

「孙长老的良苦用心我理解，但是，你们骗我就罢了，还骗的这么敷衍，是不是就有点儿过分了，这么蹩脚的理由，我个人觉得跟指着鼻子骂我傻蛋差不多，你们是觉得我有多蠢？」

她抬眼小心地觑了我一眼：「现在不这么觉得了。」

我微微挑眉：「意思就是以前这么觉得？」

她舔舔唇角，斟酌着说辞：「以前少主.....确实有那么一丁点儿.....蠢。」

怎么说话呢？

人盛雪依一个十八岁小姑娘那能叫蠢吗？

那叫单纯！

从小被保护得好，没吃过亏，没上过当，没受过苦，天真烂漫点怎么了？吃你家大米饭了吗？

又要少主会打架，又要少主有文化，要求恁多！

但是这事儿也太突然了，我本以为他俩只是两情相悦，谁知特么还有婚约，真是焦了个头烂了个额！

等会儿，我还有个问题。

「我进京就是来当太子妃的，我若真的嫁了太子，这婚约打算如何收场？」

「长老们的意思，是让少主利用太子妃的身份暗杀狗皇帝，推翻天嬴政权之后，再与傅堂主完婚。」

哎呦，好大的口气，我天赢百年基业，你们说推翻就推翻咯！

下一步是不是就准备称霸武林，一统天下了？

可给你们能坏了！

而且狗鹅子狗归狗，但你当我面骂他狗，我就有点不高兴了。

但我不高兴也就不高兴了，反正我不高兴也没啥用，我也不能当面驳斥你，我只能暗地里算计你。

「说，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」我用力地揉了揉太阳穴：
「一起交代了，别老给我来个攻其不备出其不意，让人生气！」

她默了默，小声道：「红馆和潇湘苑，前日被赵阁主拿去抵赌债了。」

红馆和潇湘苑？！

最牛气的技馆和妓馆！

老赚钱老赚钱老赚钱了！

充进国库，能抵一年税收的那种赚钱！

竟然是凌天盟的产业？

还用来还赌债了？

赌钱都能输？！

倒霉孩子！

败家玩意！

混账东西！

我一口老血堵在心头，真想喷他个狗血淋头！

咦？好像把自己给骂了，没事，不重要。

这小子分我权就罢了，还想要我命，要我命就算了，还败我钱，忍不了忍不了！

梁子指定是结下了！

死结！非死不能解！

等着吧，咱俩之间，不是你死！就是你亡！

但他并没等我，他被我刺那一剑，伤势过重，第二天就死了。

啊这.....这我就只能说：死得好！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